

# 国际特赦组织 2013 年年度报告

## 前言及区域概要

## 国际特赦组织 2013 年年度报告

人权无边界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赛迪 (Salil Shetty)

*“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联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个人的直接影响，会间接影响到所有人。”*

1963 年 4 月 16 日，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狱中来信》中写道

2012 年 10 月 9 日，15 岁的马拉拉·尤素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在巴基斯坦遭到塔利班枪手袭击，头部中弹。她的“罪行”是倡导女童受教育的权利，她以博客作为媒介。2010 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Mohamed Bouazizi) 的行动在中东和北非各地引发广泛抗议。像他一样，马拉拉的决心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巴基斯坦的边界。人的勇气和苦难，与不受边界约束的社交媒体力量结合，改变了我们对人权、平等和正义斗争的理解，甚至导致围绕主权和人权方面的话语发生显著改变。

各地的人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走上街头，并进入数字领域，来揭露政府和其他有权势者的镇压和暴力行为。他们通过博客、其他社交媒体和传统新闻媒体，来保持对穆罕默德的纪念，继续马拉拉的梦想，从而创造了一种国际团结感。

这样的勇气，加上我们表达对自由、正义和权利的深切渴望，惊动了当权者。支持抗议压迫和歧视的人的言辞，与许多政府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政府镇压和平抗议，并急切试图控制数字领域，尤其是在该领域重新建立起国家边界。

当那些坚持并滥用“主权”概念的当权者认识到，人们有潜力来拆除统治架构，并揭露他们为维持统治而使用的镇压和造谣手段时，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当权者设立的经济、政治和贸易体制经常导致人权侵犯，例如，武器贸易摧毁生命，但受到政府维护，这些政府要么用武器来镇压本国人民，要么从武器贸易中获利，而他们的辩护理由是主权。

### 主权和团结

在争取自由、权利和平等时，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主权问题。主权的权力应该 — 而且能够 — 来自掌握自身命运的行动，例如摆脱殖民统治或邻国强权的国家，或通过人民运动推翻压迫和腐败政权的国家，这是良好的主权力量。要保持这种主权良性，并防止其出现煽动利用的一面，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主权，并认识到全球团结和全球责任。我们是世界公民。我们关心是因为我们可获得信息，而且能选择不受束缚。

国家经常声称享有主权，并将主权等同于不受外界干预地控制内部事务，这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作出这样的主权声明，而无论该声明是多么似是而非，意图总是掩盖或否认大规模谋杀、种族灭绝、压迫、腐败、饥饿或基于性别的迫害情况。

但那些滥用权力和特权的人，无法再掩盖这种侵害行为。人们用手机记录和上传录像，实时揭露侵犯人权的现实，并暴露出隐藏在虚伪言辞和自私的辩护理由后面的真相。同样地，公司和其他

有影响力的私人行为体更易受到审查，因为当他们做出不当或犯罪行为时，他们越来越难以隐藏这些行为的后果。

制约我们工作的人权框架，假定主权的存在，但并非一定要维护主权，尤其是在“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得到确定之后，该概念在 2005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上被商定，此后多次得到重新确认。原因显而易见，我们仅在 2012 年就能发现足够证据，说明一些政府侵犯其管辖下人民的权利。

人权保护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所有人都免遭暴力；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严格限制国家干涉我们的私人和家庭生活的能力，这包括保护我们的言论、结社和良心自由，还包括不干涉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身体 — 我们在生殖方面的决定，在性和性别身份上的选择，以及我们如何穿着打扮。

在 2012 年初的几天，柬埔寨首都金边的 300 户家庭无家可归，此前他们被暴力迁离他们的居民区。仅在几周后，600 名巴西人在圣保罗州（São Paulo）的宾西林赫（Pinheirinho）贫民窟遭到同样命运。3 月，21 人在牙买加的一轮警察开枪事件中丧生；阿塞拜疆的音乐人被殴打、逮捕，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马里在首都巴马科（Bamako）发生政变后陷入危机。

此类情况继续发生：尼日利亚发生更多的强迫搬迁事件；记者在索马里、墨西哥和其他地区遇害；妇女在家中、街头或当她们行使抗议权利时，遭到强奸或性侵；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者和双性人群体被禁止庆祝骄傲节，他们的成员遭到殴打；人权活动人士遭到谋杀，或因捏造的指控而被判入狱。9 月，日本在 15 年多以来第一次处决了一名妇女。11 月，以色列/加沙冲突再度升级，而随着卢旺达支持的武装团体“3 月 23 日运动”（M23）进军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North Kivu）的省会，数万名平民逃离家园。

然后还有叙利亚，在年底时，联合国称死亡人数达到 6 万，而且数字仍在上升。

## 未能保护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概念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该概念太过经常地被用来作为违背人权的辩护。在国内，有权有势者称只有他们才能作出有关其管辖下人民生活的决定。

与他父亲以前一样，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使用叙利亚军队和保安部队，来镇压那些要求他下台的人民，从而维持统治。但有一个关键不同之处。当 1982 年发生哈马（Hama）屠杀事件时，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方面争取让人们注意发生的事件，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制止屠杀，但外界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大规模屠杀事件。相比之下，在过去两年中，叙利亚勇敢的博主作者和活动人士能直接告诉世界他们在自己国家的遭遇，这甚至与发生的事件同步进行。

虽然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而且出现充足罪证，但联合国安理会再度未能采取行动来保护平民。在将近两年中，叙利亚军事和保安部队进行不区分目标的袭击，并对他们认为是支持反叛者的人实施拘留、酷刑和杀害。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份报告记录了 31 种不同形式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方式。反

对派武装团体也实施了即决处决和酷刑，但规模较小。一些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无所作为进行辩护，称这是尊重国家主权。

有种看法认为，当一些政府及其保安部队袭击本国人民时，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都不应采取果断行动来保护平民，除非他们能从中受益，这种看法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我们是谈论 1994 年的卢旺达种族灭绝，还是泰米尔人（Tamils）在 2009 年被围进斯里兰卡北部致命的“非交战区”时数万人的死亡事件，还是朝鲜人民持续遭受的饥饿或者叙利亚的冲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名而无所作为都是不可原谅的。

归根结底，国家有责任维护其领土上人民的权利。没有任何相信正义和人权的人会说，目前主权以任何形式使这些理念受益，他们只会说这些理念没有得到实现。

国家一方面声称享有绝对主权，一方面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安全，而不是人权或人民安全，现在确实应该挑战这种有害现象，让我们不再容忍借口。国际社会现在应加紧行动，并重新界定其保护全球所有公民的责任。

我们的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落实我们的权利，但许多国家没有履行这些义务，他们也没有始终如一。虽然人权运动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一些成功——从良心犯获释到全球禁止酷刑和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但这种对主权概念的歪曲，意味着数十亿人仍未得到保护。

### **监护或者掠夺**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在世界各地原住民受到的待遇。世界各地原住民社区共有的一个关键价值观，就是他们不承认“拥有”土地这个概念，他们传统上认为自己是其生活土地上的监护人。他们为不承认拥有不动产的概念，而付出沉重代价。原住民居住的许多土地被证明具有丰富资源，所以那些本应保护他们权利的政府，就为“主权国家”侵占土地，然后进行出售和租赁，或允许土地遭受他人掠夺。

社区作为土地及其资源的监护人，其价值没有得到国家和公司的尊重，国家和公司还进入这些地区，迫使原住民社区流离失所，并夺取土地所有权或与此相关的矿产权。

在巴拉圭，2012 年对于萨胡亚玛夏（Sawhoyamaya）原住民社区来说，与过去 20 年一样；虽然美洲国家人权法院在 2006 年作出裁决，承认他们拥有其土地的权利，但他们仍然从自己的传统土地上被迫迁。在更北的地区，加拿大数十个第一民族社区继续反对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建立一条穿越他们传统土地的管道，来连接阿尔伯塔省的油砂矿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

政府现在本应向原住民社区学习，来重新考虑其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但全世界的原住民社区都遭到围攻。

这种毁坏尤其令人不安的一面是，国家和公司行为体对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无视程度。该《宣言》明确要求国家，确保原住民充分有效地参与一切和他们相关的事务。当原住民权利活动人士试图保卫他们的社区和土地时，他们面临暴力甚至谋杀。

此类歧视、边缘化和暴力手段不仅限于美洲，而是从菲律宾到纳米比亚，在全球各地都有所发生。在纳米比亚，桑人（San）、欧瓦辛巴人（Ovahimba）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儿童在 2012 年面临多重障碍，被阻止接受教育的机会。欧瓦辛巴儿童在奥普沃地区（Opwuo）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被迫剪发，而且不能穿传统服装，以便能够去公立学校上学。

## 金钱和人员的流动

资源竞争仅仅是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要素，另一要素是资本跨越边界和海洋流入有权势者的腰包。是的，全球化为一些人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但原住民的经历与其他社区相同，他们看着政府和公司从他们居住的土地上受益，但他们却忍饥挨饿。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虽然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显著增长，但千百万人继续生活在威胁生命的贫困中。两个关键原因仍是腐败和资本流到非洲以外的避税港。该区域丰富的矿产资源继续促成公司和政界人士之间达成交易，双方都获利，但有人付出代价。由于特许权协议缺乏透明性，而且完全缺乏问责性，因此公司股东和政界人士获得不义之财，而那些劳力被剥削、土地被破坏、权利遭侵犯的人则遭受苦难，他们基本上无法寻求正义。

资本自由流动的另一个例子，是世界各地的移徙工作者向家中汇款。世界银行称，发展中国家移徙工作者的汇款数量，是国际发展正式援助资金的 3 倍之多。但在 2012 年，这些移徙工作者经常没有得到本国和移居国的足够保护。

例如，尼泊尔的招聘机构在 2012 年仍贩运移徙工作者，进行剥削和强迫劳动，他们还收取高于政府规定限额的费用，迫使工作者借取巨额高利贷。招聘者在工作条款和条件方面欺骗许多移徙者，但违反尼泊尔法律的招聘机构很少受到处罚。法律几乎仅是在口头上维护妇女的权利，一个例子是，政府在 8 月禁止 30 岁以下的妇女前往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从事家务工作，这是由于在这些国家出现关于性侵害和其他身体虐待的申诉，但该禁令可能增加妇女面临的风险，因为她们现在被迫通过非正规渠道来寻找工作。政府的行动本应是为妇女争取安全的工作环境。

在人们离开后，他们的国家称，因为移徙工作者不再生活在其领土上，所以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而移居国则称，由于他们不是该国公民，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同时，联合国《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权利公约》仍是获得最少国家批准的人权公约，该《公约》在 1990 年开始就供各国签署。西欧没有任何接收移徙者的国家签署该《公约》；其他具有大量移徙者人口的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海湾国家，也没有签署《公约》。

难民处于更大的弱势，最易遭侵害的是全球 1,200 万无国籍人员，这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例如伦敦、拉各斯（Lagos）或里约热内卢，他们中有约 80% 是妇女，这些人得不到“主权”国家的保护，是真正的全球公民，保护他们的责任落在我们所有人的肩上。他们是履行保护义务的最好理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权保护必须适用于所有人。

目前，这种保护被视为隶属于国家主权。妇女在南苏丹各地的难民营中遭到强奸，从肯尼亚到澳大利亚，寻求庇护者被关在拘留所或金属板条箱中，数百人在拼命寻找安全港口时，因船只漏水而丧生。

2012年，运载非洲人的船只在意大利海岸边挣扎，但再次被阻止在欧洲安全上岸，因为国家称其对边界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在海上拦截难民和移徙者的船只。美国海岸警卫队为其做法辩护：“海上拦截移徙者意味着他们可以迅速返回原籍国，而不必经过昂贵的程序，如果他们成功进入美国就需要这些程序。”在各种情况中，主权都被置于人们寻求庇护的权利之上。

每年有大约 200 人在试图穿越沙漠进入美国时死亡，这是美国政府封堵移徙者安全通道措施的直接后果。即使移民数量在减少，这些死亡数字仍没有变化。

上述例子显示出，这是对促进生命权等人权的责任最为恶劣的背弃，这些行为与上文阐述的资本自由流动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与移民控制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等常规武器跨界转移基本不受阻碍的情况。武器贸易导致数十万人遭受伤亡、强奸并被迫逃离家园。武器贸易还和歧视与基于性别的暴力直接有关，妇女遭受更大影响。这对巩固和平、安全、性别平等和争取发展的工作造成深远影响。侵害行为加剧的部分原因是，在全球都易于购买、出售、交换和运送武器的情况下，武器经常落入侵害人民的政府及其保安部队、军阀和犯罪团伙的手中。这是利润丰厚的生意，每年交易额达 700 亿美元，所以那些既得利益者试图使该贸易不受监管。在本报告付印时，世界最大的武器贸易国政府将就一项武器贸易条约进行谈判。我们的要求是，只要这些武器很可能将被用于犯下违反国际人道法律或严重违反人权法律的行为，就应禁止转让。

## 信息的流动

这些例子显示出的关键积极因素，就是我们了这些情况。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权行为，并用其掌握的所有资源来试图制止和防止侵害行为，以及保护我们的权利。全球化通讯创造的机会，是现代人权运动创始人永远无法想像的。政府和公司越来越难以用“主权”作为借口。

新形式的通讯在我们的生活中扎根的速度令人惊叹。互联网域名在 1985 年创建，今天则有 25 亿人使用互联网，变化以非凡的速度进行。1989 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提出了文件检索这个互联网要素；Hotmail 在 1996 年诞生；博客在 1999 年出现；维基百科在 2001 年被推出；脸书（Facebook）在 2004 年诞生；YouTube 在此 1 年后登陆——第 10 亿名互联网用户也在这一年出现，据称“从统计学上说可能是一名 24 岁的上海妇女”。2006 年的新事物是推特（Twitter），以及 Google 在中国受到审查的网站谷歌。至 2008 年，中国的网民人数超过了美国。在同一年中，与肯尼亚公民记者合作的活动人士创建了一个名为“乌沙西迪”（Ushahidi）的网站，这个斯瓦希里语（Swahili）单词的意思是“证词”，该网站起初是记录有关肯尼亚选举后暴力活动的报告，后来发展成一个在全世界各地受到使用的平台，其任务是“将信息民主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丰富的世界，活动人士拥有工具，确保侵害行为无法隐藏。信息产生了行动的必要性。我们面临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继续能够获得这些信息，或者国家将和其他强大的行为体合谋来封堵这些信息？国际特赦组织希望确保人人都拥有工具，来获得和分享信息，并在权力和主权受到滥用时对其进行挑战。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全球公民身份的模式。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和整个主权概念及基于公民身份的权利之对应面。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用“相互关联无可逃遁的网”和“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这样动人的语句所表达的含义，被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伟大思想家和维权者所赞同并提倡，我们现在应把其散布在国际公民身份模式的结构中。“乌班图”（Ubuntu）这个非洲概念对此表达得最清楚：“我们在，故我在。”

这是指把我们大家都联系在一起，而不让边界、墙壁、海洋、将敌人刻画为“他者”的做法破坏我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人性感。现在数字世界将我们真正与信息联系在一起。

## 媒介和参与

很简单，数字世界的开放性创造了更公平的环境，让更多的人能获得所需的信息，挑战政府和公司。这是一项鼓励透明性和问责性的工具。信息就是力量。互联网拥有力量，可以为今天世界上70亿人增权益能。这项工具使我们能看到、记录和挑战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还使我们能分享信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促进人类安全和人类发展，并落实人权承诺。

与此相反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滥用。这是壁垒和对信息与通讯的控制，以及隐藏在国家保密法律和其他特权要求背后的行为。主权声明背后的论调是，政府所做的事与他人无关，这是其自己的事务，只要政府在其边界内行事，就不能受到挑战，这是强权者对无权势者采取行动。

数字世界具有巨大的力量 and 无尽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这些可能性既可以促成尊重社会的行动，也可以促成违背人权的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的历史植根于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引起国际特赦组织关注的是，现在又面对政府在无法控制言论自由，并决定操纵信息渠道时采取的做法。最为明显的是，从阿塞拜疆到突尼斯，从古巴到巴勒斯坦，博客作者都遭到起诉或骚扰，例如在越南，广受欢迎的博客作者阮文海（Nguyen Van Hai，笔名“农民水烟筒”），“正义和真相”博客作者戴风坦（Ta Phong Tan），以及笔名为“安巴西贡”（AnhBaSaiGon）的潘清海（Phan Thanh Hai），在9月因被控进行反政府“宣传”而受到审判，他们分别被判处12年、10年和4年徒刑，而且在获释后将受到3年到5年的软禁。审判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他们的家人因受到骚扰和拘留而无法出庭。审判被推迟了3次，最后一次是因为戴风坦的母亲在政府办公室外自焚身亡，她当时在抗议她女儿的遭遇。

但因为人们行使言论自由并用数字技术挑战当权者，而将他们监禁的做法，仅仅是政府的第一道防线。我们日益看到，国家试图在一切数字通讯或信息系统周围建立防火墙。伊朗、中国和越南都试图建立一个系统，来使它们能继续控制通讯和数字领域中的信息途径。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在探索这一领域中较不明显的控制手段，方法是大规模监视和用更巧妙的手段操纵信息渠道。美国仍然明显不尊重行为界限，其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无人机袭击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近期宣布有权监视云存储系统中的任何信息，这种系统是不受领土疆域限制的数字文件柜，很明显，这包括那些不在美国或并非美国公民的个人和公司信息。

这种对信息渠道的争夺和对通讯手段的控制刚刚开始。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向那些在中东和北非起义期间，勇于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进行动员的人表示尊重？我们所有人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声援马拉拉和其他所有勇于挺身而出并说“够了”的人？

我们可以要求国家确保其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真正有渠道使用数字世界 — 最好是通过高速和真正可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口，利用手机等便携式手提设备，或是台式电脑。这样他们将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5 条所阐述的人权原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则：“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真正有渠道可以使用互联网，当然算是享受科学进步产生的福利。

多年以前，各国创建了国际邮政服务系统，该系统在各国分别设立，但互相连接，从而形成一个全球邮寄系统。人人都可以写信、购买邮票，并将信寄到世界上几乎任何地区。如果信没有被送到你家门口，你可以使用留局待领邮件或普通邮寄系统，该系统可让你指定一个收取邮件的地点。

无论邮件跨越多少边界，都被认为具有隐私性。这种形式的通讯和信息分享，虽然在今天看起来可能过时，但它改变了我们的通讯方式，而且是建立在假定这些通讯具有隐私权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各国承诺确保所有人都可获得该服务。虽然许多政府肯定利用其掌控的途径来阅读私人邮件，但他们并未挑战这些通讯具有隐私权的原则。在无数国家，这使人们能分享信息和家庭与社区生活。

今天，使用互联网非常重要，它可确保人们能通讯交流，并确保人们可获得任何信息。透明性、信息渠道和参与政治辩论和决策的能力，对于建设一个尊重权利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

政府几乎无法采取其他行动，能为人权带来如此迅速、强大和深远积极的后果。

世界上每个政府都需作出决定。他们会用这项价值中立的技术来对他人重新施加强权？还是会用该技术来为人们增权益能并促进人们的自由？

互联网出现，及后通过手机、网吧和设于学校、公共图书馆、工作场所及家中的电脑渗透全球，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使人们更加能够争取他们的权利。

## 为未来作出的选择

各国有机会抓住这个时机，确保其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真正有渠道能够使用互联网，并确保人们具有可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服务。各国还可以支持设立更多的场所，例如图书馆和网吧，使人们可以免费或用可负担得起的费用上网。

关键是各国可以确保妇女积极参与该信息系统，从而积极参与其生活中的行动和决定，而目前只有 37% 的妇女以某种方式上网。正如联合国妇女署、英特尔公司和美国国务院所作的一份新报告所阐述的，在印度、墨西哥和乌干达等国，上网情况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这意味着各国必须设

立系统，使人们能在家中、学校和工作场所上网，因为网吧这样的地方对于妇女来说不切实际，特别是由于宗教和文化原因而无法离家的妇女。

各国还可以致力于消除针对妇女的社会歧视和消极成见。一名具有工程学位的妇女告诉本报告作者，她被禁止使用电脑，因为有人“担心如果她碰电脑，电脑就会出问题”。其他传闻证据显示，一些丈夫禁止他们的妻子使用家中的电脑，以防她们看到不适当的性内容，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在阿塞拜疆只有 14%的妇女曾经上网，而男子的比例则是 70%。

通过承认人们有权使用互连网，各国将履行其关于言论自由和获得信息权的义务，但他们这样做时必须尊重隐私权。

如果国家做不到，就可能在国内外和全球将人划分成两个层次，一些人有机会使用争取权利所需的工具，其他人则被遗弃。

知识、信息和发言能力都是力量，尊重权利的国家不惧怕这种力量；尊重权利的国家帮助人们增权益能。数字领域的无边界性质，意味着我们都可以行使全球公民权，利用这些工具在附近的小地方促进尊重人权，并声援那些生活在遥远地方的人。

随着传统的声援方式在网上“疯狂传播”，其影响力甚至更大，例如 2012 年 12 月，在国际特赦组织第 10 届“为权利写信”的全球写信马拉松活动中，数千名活动人士为 12 个人开展运动。这是世界最大的人权活动，在过去几年中采用了电子邮件、数字请愿、短信、传真和推特（tweets）的形式，换来 200 万起行动，表示声援、提供支持和帮助那些因信念而被监禁的人获释。

对于国际特赦组织来说，我们从互联网中看到彻底的承诺和重大的可能性，这正是我们的创始人彼得·本南森（Peter Benenson）在 50 多年前所看到的——人们可以跨越边界合作，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权利。他的梦想曾被认为是我们时代一个更为出奇的狂想，为人所摒弃，但许多前良心犯因为这个梦想而享有自由和生命。我们正在创造和实现另一个梦想，一些人也会不屑一提，视之为狂想，但在今天，国际特赦组织迎接这个挑战，并呼吁各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改变，他们应为所有人创造增权益能的工具。

## 非洲地区

“两个月前，我的古兰经老师的孙子把我们卖给了伊斯兰主义者...他们训练我们瞄准心脏或脚开枪。在战斗前，我们不得不吃混合着白粉的米饭，以及混合着红粉的酱。我们还接受注射。然后我可以为我的主人干任何事...我把我们的敌人看成狗，我心里想的就是开枪打他们。”

一名 16 岁的马里男孩在 2013 年 1 月说。他在法国和马里军队重新夺回迪亚巴雷（Diabaly）时被捕。他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被迫参加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的经历。

马里在 2012 年日益严重的危机，反映出该区域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在非洲各地，冲突、无所不在的贫困问题以及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都在损害人们的生活和他们实现自己权利的能力。这突出显示，人权、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区域与国际机制存在固有缺陷。

马里北部的贫困、歧视和缺少发展的情况，长期引起人们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图阿雷格族（Tuareg）和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在 1 月发起起义活动，引起首都巴马科（Bamako）在 3 月发生一起成功的军事政变，并导致马里至 4 月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在 2012 年的其余时期，该国北部仍受武装团体的控制。图阿雷格族和伊斯兰主义团体犯下多起严重侵害行为，包括即决处决被俘军人、截肢、用石块将一些人打死，以及强奸女童和妇女。

与此同时，马里的保安部队也进行法外处决，而且不区分目标地炮击图阿雷格族控制的地区。武装团体和政府支持的民兵都征募童兵。40 多万男女和儿童为求安全而逃离家园。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保安部队和迅速增多的武装团体犯下侵犯人权行为，平民则是首当其冲的目标。随着“3 月 23 日运动”等武装团体加强对该国东部北基伍省（North Kivu）一些地区的控制，动荡的安全局势显著恶化。

与此同时，南苏丹和苏丹之间的关系因石油、公民权和边界划分问题而日趋紧张。达尔富尔（Darfur）、南科尔多凡州（Southern Kordofan）和青尼罗河州（Blue Nile）持续进行的冲突，导致人权状况依然严峻。战斗在 2012 年末更为激烈，造成大批平民伤亡，人道危机日益严重，20 多万人逃离到附近各州。苏丹还发生了反对政府财政紧缩措施的大规模抗议，引发保安部队的侵害行为。

在该区域的几个国家，警察和保安部队的残暴行为是常见现象。在尼日利亚，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博科圣地”（Boko Haram）用炸弹和枪支进行袭击，杀害了 1 千多人。尼日利亚的保安部队在作出反应时犯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焚烧房屋和非法拘留。

8 月，南非警察当局派遣携带突击步枪和实弹的警察，去镇压西北省隆明公司（LONMIN）马里卡（Marikana）纳铂金矿的一次罢工。16 名矿工当场死亡，还有 14 人在逃离警察射击时死于其他地点。有迹象显示，多数人是在试图逃离或投降时被射杀，还有 4 名矿工在当天稍后伤重身亡。此前罢工的矿工与隆明公司发生工资方面的纠纷。这起杀戮事件的规模和引人注目程度，以及采矿业不断增加的骚乱情况，引起南非发生一场全国性的危机。

维权人士、记者和反对派团体成员面临严厉镇压：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被判处长期徒刑，或在冈比亚遭到任意逮捕、骚扰并收到死亡威胁。在科特迪瓦，身份不明的武装战斗人员发动的袭击，导致基于假定民族或政治背景的严厉镇压。

几个国家判决了死刑，但只有极少国家执行了处决。令人忧虑的是，冈比亚 30 年来首次处决一些犯人。

妇女和女童仍然尤其易遭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家庭暴力以及国家支持和与冲突有关的暴力广泛存在。在许多冲突地区，包括马里、乍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军人和武装团体进行强奸。苏丹的一些女性抗议者据报遭到“处女检查”。许多国家仍然存在切割生殖器之类的有害传统。

在非洲人民准备于 2013 年纪念非洲联盟成立 50 周年之际，非洲各地广泛存在的腐败状况和冲突仍带来挑战，但该区域各地都存在希望的种子，因为人们继续使用和平手段，来要求得到尊严、社会正义和人权。

## 美洲地区

“不容易说你被强奸了...我们开始重建我们的生活，讲述发生过的事情...我是在那时想到，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妇女就会继续遭到袭击。我们将不会沉默。”

女性暴力受害者自助团体成员说

“我们永远不应让恐惧战胜勇气。”

教师和环境运动人士莱萨·桑托斯·桑帕约(Laísa Santos Sampaio)说

过去广泛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未能追究负责者责任的情况，在许多美洲国家投下长长的阴影，但在 2012 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和乌拉圭等国进行的关键起诉，标志着就过去军政府统治期间犯下的侵害行为在寻求正义方面，出现了重大进展。对一些人来说，争取真正的司法救济和终止有罪不罚情况的斗争仍在进行，例如在海地，针对前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的法庭诉讼仍陷于僵局。在美国，对于布什政府期间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计划中发生的侵害行为，在追究负责者责任方面几乎没有出现任何进展。

关于自然资源的社会冲突继续发生，许多人的权利遭到更大的侵犯，但法院的裁决重新确认，原住民对于影响他们的开发项目具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原住民的权利因此得到更有力的承认，例如在 6 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作出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裁决，支持萨拉雅库地区（Sarayaku）的克丘亚人（Kichwa），并判决厄瓜多尔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由于美洲国家人权体系作出的一些裁决，该体系本身受到该区域一些国家政府的批评。委内瑞拉甚至正式作出通知，称其将退出《美洲人权公约》。

该区域在终止使用死刑方面出现了一些进展。在该区域唯一继续执行处决的国家——美国，康涅狄格州成为第 17 个废除死刑的州。虽然加勒比海英语系国家继续宣判死刑，但这一年中没有发生处决。

哥伦比亚出现了十多年来的首次正式和谈，这使人们期望，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之间的武装冲突在发生将近 50 年后会终于结束。

在该区域各地，人们继续挑战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并开展运动来争取性和生殖权利；但对于该区域的数百万妇女来说，在不受胁迫和歧视的情况下，就生育时间和数量作出自由和知情决定的权利，仍难以实现。在智利、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当妇女和女童由于强奸而怀孕，或者继续怀

孕会对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时，她们仍被阻止进行安全与合法的人工流产。对于年幼女童和弱势群体中的妇女来说，剥夺这项人权所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

在揭露人权侵犯方面，记者继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经常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一些人面临政府的直接镇压，在其他一些国家中，他们则成为武装团伙和犯罪网络的袭击目标。维权人士经常处于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那些用丑化、滥用法庭和暴力的手段来使他们沉默的企图。他们通过行动，显示人权运动已变得强大，而且根深蒂固，并给该区域各地的千百万人带来希望。

## 亚太地区

**“当我们在医院时，我听到并看见身穿制服的警察冲进来。他们打那些已经受伤的人，特别是打他们的头。”**

马尔代夫议员玛丽亚·迪迪（Mariya Didi）说。2012年2月7日，她在一场反对穆罕默德·纳希德辞职的示威中被警察打伤。

**“残忍之手伸到（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地区，但正义之手却伸不到那么远。”**

巴基斯坦白沙瓦高等法院律师古拉姆·纳比（Ghulam Nabi）说

在亚太地区各国，仅仅公开表达意见的行为——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网上——都受到国家的残酷镇压。人们经常因为敢于挑战当局而遭到骚扰、袭击、监禁和杀害。

在越南，20多名和平异议人士，包括博客作者和歌曲创作者，因受到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虚假指控而被监禁。在印度尼西亚，当局以亵渎神明的罪名监禁了6人，70名用和平手段进行政治活动的人士仍遭关押。在柬埔寨，保安部队枪击和平抗议强迫搬迁和恶劣工作条件的人。在中国，抗议大规模强迫搬迁的人面临拘留、监禁或劳教。在斯里兰卡，记者和其他人因为批评当局而遭到任意逮捕或绑架，再也没有出现。在印度，从事原住民权利工作的活动人士，因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被监禁，他们保护传统土地权利的愿望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

该区域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领导层变更，但这对于改善人权状况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11月进行了10年来的首次领导层变更。在此之前，中国当局拘留了100多人，以防发生抗议。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正恩（Kim Jong-un）在2011年掌权后继续加强他的领袖地位，政治反对派人士仍被流放到偏远的集中营中，他们在那里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苦役和酷刑，许多情况下还面临死亡。

马尔代夫总理穆罕默德·纳希德（Mohammed Nasheed）在2月辞职，人们对此进行的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保安部队打击他的政治盟友，并对他们实施酷刑。

武装冲突继续摧毁该区域数万人的生活。在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和泰国，自杀式袭击、不区分目标的炸弹袭击、空袭和有目标的杀戮，导致平民死伤和流离失所。

在该区域各地，由于国家未能充分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她们仍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许多妇女和女童仍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并在一些情况下被塔利班以处决的方式杀害。印度一名学生遭受轮奸并随后死亡的事件引起公愤，这突出显示该国一直未能制止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类暴力行为虽然普遍存在，但肇事者基本上未受惩罚。但妇女权利在菲律宾取得进展，经过活动人士 10 年的游说，该国通过了一项新的《生殖健康法》。

该区域的其他地区也出现积极但尚不确定的进展。虽然阿富汗、印度、日本、巴基斯坦和台湾在经过 17 个月到 8 年不等的间断后，重新执行处决，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出努力来在法律中废除强制性死刑。

令人惊讶的是，缅甸出现了一丝机会和改变。

11 月，当局宣布计划设立一项机制，来审议犯人的案件。在这一年中有数百名政治犯获释，但还有数百人仍被任意逮捕和拘留，这显示改革之路仍然漫长，不仅是在缅甸，在整个区域也是如此。

## 欧洲和中亚地区

**“市长真正想要的是把我们赶出城市，这样他就不会再看到罗姆人了。那就是发生的事。”**

杜西娅（Ducia）在 2012 年 8 月说，她此前在罗马尼亚的皮亚特拉 - 尼亚姆茨市（Piatra Neamț）被驱逐出她的住房。

**“你们的政治热情团结了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谢谢你们创造这个奇迹...”**

2012 年 9 月，女权主义朋克乐队“暴动小猫”成员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从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

**“军人开始开枪，来吓唬和胁迫我们...婴儿在哭，我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来自战争地区。”**

叙利亚难民 F 在 2012 年 8 月说，他和其他来自叙利亚的人被关押在希腊的小岛法尔马科尼西岛（Farmakonisi）上。

格鲁吉亚的议会选举，是前苏联地区用民主方式移交权力的一个罕见例子。在其他地区，专制政权继续控制权力，欧洲联盟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不能在其所有成员国保障难民具有基本住所和安全，也不能保障其 600 万罗姆人公民的平等权利。长期以来，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人权保护体系中的明珠，但由于各国拒绝执行其裁决，并试图缩小其权限，其权威受到损害。

在前苏联各地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威胁。白俄罗斯 2011 年后进行的镇压仍在继续；几名良心犯在阿塞拜疆获释，但又有新的良心犯被拘留。俄罗斯新颁布的一批压制性法律，使国家更加能够镇压批评性的抗议、示威以及个人和组织。在该区域各地，国家还用更为阴险的方式向批评人士施压：匿名的暴力威胁，以及用吸毒、滥交或逃税来进行抹黑。

土耳其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继续增强其影响力，但在国内尊重人权方面没有任何重要进展，数千人仍在不公审判中被定罪，随后遭受监禁，对他们的审判侵犯了其言论自由权利。

12 月，欧洲人权法院在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裁决中裁定，马其顿当局对卡莱德·埃尔·马斯里（Khaled el-Masri）失踪和遭受酷刑的事件负责，马斯里此前于 2003 年在斯科普里（Skopje）被中央情报局绑架。9 月，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维持对 23 名前中情局官员的定罪裁决，他们被控于 2003 年在米兰绑架和非常规引渡埃及恐怖分子嫌疑人乌萨马·本·穆斯塔法·哈桑·纳斯尔（Osama Moustafa Hassan Nasr）。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美国主导的非常规引渡计划在欧洲犯下的罪行，仍难以追究责任，涉嫌参与的国家继续阻挠调查，或否认他们参与侵害行为。

在前苏联地区，非常规引渡的做法继续进行。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合作，来绑架和遣返那些面临酷刑危险的受通缉者，这公然违反了欧洲人权法院禁止引渡他们的裁决。

几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通过不执行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来损害其权威。而提议中的《欧洲人权公约》修订案，可能损害该法院的独立性，并限制人们寻求使用该法院的机会。

在巴尔干的一些地区，1990年代战争罪行的一些受害者获得正义的可能性在减少。有关方面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和起诉仍然缓慢，并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受阻挠。在波黑和其他国家，强奸和其他性暴力战争罪行的受害者仍然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和社会支持。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边境控制，并与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签订合作协议，限制迁徙者和寻求庇护者涌入，但这些北非国家基本上未能尊重那些遣返到他们领土上的人的权利。在希腊，寻求庇护者在申请庇护方面面临严重障碍，更有可能遭到不人道的拘留，或者仇外民团的暴力袭击。

匈牙利允许身穿制服的极右翼团体游行通过罗姆人居民区，这些人高呼种族主义辱骂口号，并向居民投掷石块。在该区域各地，罗姆人继续面临骚扰和歧视。

## 中东和北非地区

在过去一年中，全世界 2 万多名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采取了行动，声援那些要求取消驾车禁令的沙特阿拉伯妇女。

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2 年 6 月所作的声明

“我发现我的儿子们在街上燃烧。他们被堆起来...并被纵火焚烧。”

2012 年 3 月 23 日，一名母亲对国际特赦组织在叙利亚的研究人员讲述她的 3 个儿子在伊德利卜省萨明（Sarmin）的遭遇

自 2010 年末开始席卷北非和中东各地的民众起义，在 2012 年继续影响该区域的人权发展情况。

叙利亚由于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的内战而遭受蹂躏。在 2012 年一整年中以及之后，各方都一直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政府军还犯下危害人类罪，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居民区、政治杀戮和酷刑。广泛发生的恐怖和摧毁现象导致叙利亚境内 200 多万人流离失所，他们面临严峻的人道状况。至年底时，几乎有 60 万人因此被迫逃到国外，给邻国造成极大压力。叙利亚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支离破碎，战斗看不到尽头，该国的前景确实黯淡。

在其他地区，2012 年的情况喜忧参半。在那些独裁统治者被赶下台的国家——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也门——媒体更为自由，公民社会具有更多的机会。但也出现挫折，言论自由受到以宗教和道德理由提出的挑战。在利比亚，由于民兵未受到控制，人权进程也受到威胁。

在该区域各地，人权和政治活动人士继续面临镇压。许多妇女和男子因为表达见解而被监禁，在和平抗议时遭到殴打或杀害，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被禁止出国，或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骚扰。在海湾国家，活动人士、诗人、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人，仅因要求改革或表达他们的见解就遭监禁。巴林当局虽然鼓吹改革，但他们继续监禁良心犯，包括反对派主要成员和人权活动人士。阿尔及利亚和约旦的新法律加紧了对媒体的控制，摩洛哥当局则打压记者和异议人士。

在那些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各界继续辩论急需的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但几乎没有实行任何切实的变革。一般来说，侵犯人权行为不受处罚的现象仍根深蒂固，但当局采取了一些步骤来处理过去发生的侵害行为。任意逮捕、酷刑和不公审判仍普遍存在，许多国家经常动用死刑，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对于处于起义核心的妇女来说，她们的希望远未实现。她们要求结束性别歧视的情况，但没有达到，一些女性抗议者遭到针对其性别的虐待。但该区域各地的妇女，继续挑战那些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法律和实际做法中的歧视，并要求得到足够的保护，以免遭家庭暴力和其他基于性别的暴力。

同时，以色列维持其对加沙地带的军事封锁，并在西岸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导致加沙的 160 万居民持续遭受人道危机，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2012 年 11 月，针对一些从加沙不区分目标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以色列发动了一场为期 8 天的军事行动；160 多名巴勒斯坦人和 6 名以色列人丧生。

虽然 2012 年出现挫折，但该区域各地人民在继续争取正义、尊严和人权的斗争中，表现出决心和勇气，这使人有理由感到乐观。